



听,移民村里的9份《党员公约》

湖北宜昌三峡日报记者 雷鹏程 何冠英 谭强明

9月19日,缭绕的晨雾中,长江三峡成了一幅水墨画。

车驶入三峡大坝左岸的山路,穿过湖北宜昌市夷陵区太平溪镇,再拐过3道弯,一块立石映入眼帘,上刻“绿色宜居示范村 许家冲村”。接着拐进笔直的村道,一排峡江民居整齐排列。

“坝头库首第一村(呐),三峡茶谷东大门(呐)……”忽然,耳边传来一阵歌声,铿锵的唱词标注着许家冲村的方位。

记者在不远处的村文化广场找到了歌声的源头。原来,村党支部书记朱崇军正给外地客人高唱用渔鼓调填词创作的《党员公约》。

“这是我今年第385次唱《党员公约》,我唱了八年,唱了九版。”他边说边引领大家走向村庄深处,解读百唱不厌的密码。

吟唱出来的“承诺”

“这就是第一版《党员公约》。”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,朱崇军引导大家看向左边墙壁上的一张红底白字曲谱。

他满脸自豪地说:“唱了那么多次,最难忘的还是2018年4月24日,习近平总书记到许家冲村考察,听我们唱《党员公约》。”

“这一段得好好讲讲!”话音未落,一个声音从门外传来。来人正是许家冲村党支部书记望作战。

朱崇军顺势邀请他为大伙儿讲讲当年的场景。“就在这儿,总书记拿起了曲谱仔细端详。”望作战稳步走向办事柜台前比画着说:“当时,我们跟总书记说,要不要唱给您听一听,总书记用我们宜昌的方言回了句‘要得’。”

“总书记说,渔鼓调很悠扬,党员公约的内容写得也很好,朗朗上口。用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,使党员干部把党的作风和纪律要求牢牢记在心中,这种办法很好。”时隔7年,他们仍抑制不住激动。

见记者好奇,他道出了第一版《党员公约》的诞生历程。

2017年,是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第15个年头。当时,全村600多户,其中90%的村民都是三峡移民,移民们一度互相不搭理、矛盾也很多,很难组织起来。

正在发愁时,他发现,很多移民曾是渔民,闲暇时都会哼唱三峡地区特有的民间小调渔鼓调。他由此来了灵感:何不用渔鼓调填词,出一份党员公约,让大



无人机航拍的白水港村。 三峡日报通讯员 刘传东 摄

家在哼唱间记于心、化为形?

“那时候,党员作用发挥不够、人情风难刹等问题比较突出。”他顿了顿:“所以第一版公约才填了‘明示党员亮身份(呐)’‘移风易俗我先行(呐)’这些词……”他边说边唱起来。

望作战说,“刚开始村民认为我们唱‘公约’是为了应付领导,后来在党员带头示范下,村民才发现我们是认真的。”

“不信你看!”他指着广场上介绍,那是老党员屈克新,每天都会沿着沟渠巡查,拾捡杂物;那是村后备干部谢磊,每次村庄清洁日活动,都干得卖力……

带动发展的“规矩”

走过一家家民宿,记者来到“云水涧”客棧。

“你敢相信吗?七年前我这儿没客人,现在旺季得提前订。”老板郑群英刚送走最后一拨客人,边打扫庭院边和记者聊起来。

郑群英说,2017年,还只是普通党员的谢蓉在村里尝试开了第一家民宿,效果不错,村党支部就鼓励大家一起发展。抱着“试试看”的心态,她简单收拾出了3间客房。

后来,村里游客越来越多,有的民宿天天满房,有的却无人问津,有的甚至打起价格战,让市场陷入混乱。

“村里就给大家开会,鼓励共谋共建。”郑群英说着,若有所思。她清晰地记得,从2019年起,“旅游”“民宿”等词语开始高频在公约出现,“共谋发展”等也被纳入其中。

2023年,许家冲村党支部领办“初心民宿合作社”,统一管理全村38家民宿。郑群英和其他民宿从业者积极参加培训,并主动改造客房、优化体验。

“公约里唱‘发展为实不放松’,现在我感受到了。”如今,她的民宿每年能接待游客2000人次,毛收入超10万元。

一路之隔的“江晖景院”,老板周云桂正利落地更换床褥。提起过往,她有些腼腆:“刚开店那阵子,总盼着村里分客源,后来改进设施、提升服务,生意渐渐红火,公约里‘勤劳致富靠双手’那句话,也成了真。”

记者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找到了村党支部书记谢蓉,她拿出历年修订的《党员公约》展示。“想发展好,得攥指成拳才有力量。”她指着“团结一心”等词语,语气坚定,“这些不光唱在嘴里,还要落到实处。”

她掰开手指数了数,如今38家民宿拧成一股绳,去年,累计接待游客达3万人次,100多名村民因此吃

上旅游饭,人均年增收超2万元。
“带领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硬道理”,谢蓉在笔记本上,写下前不久到上海静安区学习的感悟。

代代传承的“精神”

“当初是想让党员亮明身份、履行职责,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村党员群众奔赴新征程的精神动力。”站在初心馆内的《党员公约》前,谢蓉很是感慨。

2023年,她从望作战手里接过“接力棒”,担任村党支部书记,也将《党员公约》继承了过来,到今年,又更新了三个版本。

“每版公约内容都是当年的发展重点,也是许家冲的一面镜子。”谢蓉细数了这些年的变化,从智慧旅游到服务重大工程,公约永远跟着时代走、贴着需求变。

在初心馆里,各类陈列摆放整齐,默默讲述着许家冲的历史文化,“许家冲是靠什么从‘贫穷扯皮’到‘安稳致富’的?”记者疑惑不解。

“靠对精神的传承,我们都在长江边长大,骨子里都有拼劲、韧劲。”一旁的村后备干部江玲玲回答得很干脆,她说,“现在不光是党员群众,连娃娃们都会唱了。”

走出初心馆,太阳已渐渐落下山头,预备党员周华平骑着电瓶车带12岁的儿子望恒毅从一旁的村道回家。不一会,附近飘出悠扬的渔鼓调声,“关注民生出实招(啊),养老助残氛围浓(啊)……”

“喏,周华平又在教儿子唱歌了。”江玲玲指着不远处的楼房说。直到几分钟后记者凑近,周华平才逐渐停下,“为啥要教儿子唱这?”

“公约光我们唱可不行,得传下去。”周华平讲出了缘由,有一天看到老支书望作战给自己的孙子讲,孙子听得眼睛直发亮。

“就该这样传唱下去。”周华平说,“回去后我也尝试着讲解并唱给儿子听,没想到他非常喜欢。”

虽然还记不完整歌词,但儿子已经能够哼出整个的渔鼓调旋律,“传承啊,就是让这精神慢慢生根发芽。”

记者结束采访时,暮色已渐笼群山,许家冲村民活动广场开始热闹起来,休闲廊道下,来自武汉的大学生申韵涵和村民们围坐在一起,用渔鼓调唱起了新歌,“乡村振兴靠奋斗,等靠要思想全丢……党员公约树新风,幸福生活会长久……”

这首歌不止在这大山里吟唱,在浙江杭州,在贵州毕节,在中国大大小小的村落里,正以不同的形式激起回响。

瞧,那些幸福的“老刘”们

湖北宜昌三峡日报记者 雷鹏程 何冠英

长江流经湖北宜昌宜昌都市枝城镇时,拐了个近180度的弯,形成了一处水流平缓、饵料丰富的天然渔场。

清朝顺治年间,来自四川忠州的刘氏兄弟发现了这处鱼群栖息的江湾,便在此落脚,开启捕鱼生活。经过繁衍生息,这里形成一个以刘姓为主的渔村——白水港村。

光阴流转,一代又一代的渔民以船为家、与江相伴,在江湖起伏间,重复着从“小刘”到“老刘”的生命轮回。

2018年,湖北在83个水生生物保护区率先拉开全面禁捕的序幕,白水港村所处的长江宜昌中华鲟保护区位列其中。

于是,最后一代漂泊在江上的“老刘”们,纷纷把渔船划上了岸。至此,360名渔民全部告别“日守河港,夜守孤舟”的生活。

7年过去了,这个百年渔村有哪些变化?“老刘”们生活咋样?9月中下旬,记者进行了蹲点调研。

弄舟驾船,“渔”在护航生态中

9月21日清晨,窑湾河畔弥漫着淡淡的草香。河面上,退捕渔民刘泽应正将几大袋青草拽下三轮车,慢慢搬到河边铁皮船上。

“上岸7年了,驾船这个手艺还没丢。”见记者在船中坐稳,他娴熟地划桨驶向河心。

他介绍,窑湾河是长江的二级支流,曾一到夏天就“翻塘”发臭。2021年,村里分4段承包给退捕渔民养鱼,来恢复河流生态系统。他报了名,并包下河段中段。

青草抛入水中,鱼儿欢腾争抢。“可不能投肥,鱼的数量也有控制!”他说,过去捕鱼时只想看鱼,现在养鱼了还得想着河。

“很多上岸渔民都有这个感受,他们还为了村里干了件大事呢!”待船靠岸,他指向远方,推荐记者去那儿的西湖公园瞧瞧。

在一片闹市中,记者找到了这座公园,只见绿树环绕,湖面如镜。

“以前可不是这样的,满湖都是杂草,水都发臭了,蚊子乌泱泱的。”退捕渔民刘为民告诉记者,2023年底,村里不忍西湖继续恶化,于是号召渔民们组建一支清漂队,向污染宣战,他不仅报了名,还因为懂水性、会驾船,当起了“清漂队长”。

“镰刀割,耙子搂,小船运,用了近一个月才将杂草一点一点抠完!”刘为民边说边比划,讲述着两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天,30多位渔民如何将65亩的浑浊湖



无人机航拍的许家冲村。 三峡日报记者 付蓓蓓 摄

面“磨”成了镜面。

“现在长江里的鱼也多了,‘三猫子’最清楚,他是村里的护鱼员。”笃定能碰上“三猫子”,他便引着记者走向江边。

正值上午,江岸上行人不多,刘为民一眼就看到了目标——他穿着深蓝色制服,骑着电动车缓慢行驶在江边,眼睛不时扫视江岸,生怕错过了可疑人员。

谈起村民起的外号,58岁的刘红全只是咧咧嘴,刘为民道出缘由:“他水性好、动作麻利,像猫一样敏捷。”

“我每天的任务是在2公里岸线上发现和劝返违规垂钓人员。现在大家的生态意识更强了,很少有人来垂钓!”说罢,刘红全又骑着车继续前行。

转产转业,“偷”在生活富足里

临近中午,白水港村二组刘成定架梯攀上自家青灰的墙头,采摘藏在瓜藤中的丝瓜。过去几十年穿梭在烟波里,烈日染黑了他的脸颊,江风吹皱了他的眼角。

“恨不得连墙壁缝里都撒上种子。”刘成定说,曾经上无片瓦、下无寸土的渔民们,如今虽在岸上有了立足之地,但依然没有田地,所以对巴掌大的地块都格外珍惜。

他边说边望向远方。只见道路旁、院落间、墙根处,那些不起眼的方寸之地,硬是让渔民们种出了餐桌上的“青红紫绿”。

“别小看这些园子,一年的蔬菜基本不愁了。”刘成定表示,如果干得动,在附近找份工作,生活就更有保障了。

正说着,刘泽翠拎着刚买的排骨走来。作为最后一批上岸的渔民之一,他是村里公认的“劳模”。

“咱渔民能吃苦,工厂也愿意给活干。”退捕后,政府对渔民们进行了多轮培训,还组织企业招工,刘泽翠报了名,先后在附近的化工厂、汽修店打工。

对于大家的褒扬,他只是咧嘴一笑,“上岸后,大家的劲头都很足。你看刘泽刚两口,生意做得多带劲!”

据他介绍,刘泽刚也是渔民,上岸后在离村不远的镇上开了间水果店,日子过得自在。前些年生了一场大病,但也扛过来了。“幸亏没打鱼,不然怕是没得这份安稳。”刘泽翠感叹。

听到村民在巷子里聊上岸后的生活,正在入户的村后备干部刘贤茂也加入进来。他说,在政策帮扶下,劳动年龄内的渔民化身农民、工人、商贩,收入来源得到了保障。

“不过,现在渔民们年纪都大了。”他顿了顿,好在

退休后,大家都享受了宜昌市失地农民政策,90%的渔民购买了职工养老保险,每月能领1500元左右的退休金。未购买的老人,每个月也能享受财政400元的最低生活补贴。

“生计有依靠,养老不用愁,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。”听着介绍,刘泽翠话语里透着对未来的憧憬。

传承传唱,“娱”在渔歌响起时

“郎在那高山呀,妹在那山下呀……”傍晚时分,一阵带着独特江韵的歌声穿过村二组街巷,飘进记者耳朵。循声而去,75岁的刘成斌正在家里挺直腰板引吭高歌。

“以前夜里捕鱼犯困,就靠唱这些歌提神!”他停下来,笑着解释。

歌声引得斜对门的退捕渔民王雄来串门。“成斌哥不仅歌唱得好,捕鱼也是把好手。”

“都是老黄历啦!”刘成斌摆摆手,笑道:“上岸后不捕鱼了,渔歌也唱得少。但打鱼的那些家什,还都好好收着。”

他带记者来到一楼储藏室。打开墙角的储物箱,取出几个厚实的收纳袋,解开袋口,各种规格的渔网呈现眼前。

“送了些给娃的战友,剩下的,都是‘宝’喽!”他用粗糙的手指摩挲着网线,眼里满是珍惜。

“要说‘宝贝’,我家那条老木船才真算喽!”王雄接过话茬,自豪地说,上岸后,他家的渔船就进了村陈列室,成了“明星”。

在王雄带领下,记者来到“白水渔村陈列室”,一艘8米多长的老木船泊在中心位置,船帮上搭着修补过的旧渔网。

“这船现在可是村子绿色转型的‘见证者’。”村党支部书记李春梅打开手机相册,点开一段视频给记者看。那是今年端午节西湖公园的热闹场景:舞台上,渔民们自编自演,将渔家号子、护江故事等巧妙融合,生动演绎白水港从“靠江吃江”到“养江护江”的绿色蜕变。

“有些船还被送到更远的地方。几十公里外,长江岸边的宜昌滨江公园里就有一艘。”李春梅展示着渔船的照片,补充道,“可别小看它,它还参加了长江大保护可持续实践艺术展呢!”

她希望用这种方式,让那些告别长江的渔船继续徜徉在文明长河中,恒久地展示“老刘”们在共抓长江大保护中的蜕变与新生。

夜幕降临,村文化广场上,又有渔歌响起。